如果说马克思·韦伯在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》中成功阐述了什么具有恒久价值的判断，那么一定是其对卡尔·马克思式的历史单因素决定论的反驳。反倒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的具体讨论，倒未必能够得到时间的检验，现在已经有了许多的有力的反对证据，指出新教伦理或许未必如马克思·韦伯所分析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。

“韦伯将社会演变和历史潮流视为多方面因素互相交织杂糅的结果”，“研究者在文化和历史现象的‘彩索’中，选择自己关注的‘丝线’，以之统领自己研究的视角与方向”，“不要用主观的体验与陶醉去对抗无生命的抽象科学，而要让科学也服务于文化和历史，去探寻那些人类文明的永恒价值与长久传统，用它们放射出的光芒指引当下的实践道路”，王楠在导读中做的概括已然不错，这正是韦伯在本书中所留给我们的思想财富。